

金润姬◎著



잃어버린

横扫韩日的畸情绝恋，狂销500,000册的生死悲歌

失去的你

韩国长篇体验小说的绝世之作
入选20世纪韩国最畅销的十本书

超越时空，扣人心弦的爱的告白

在这样的爱面前

我们能做的，只有沉默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超越时空，扣人心弦的爱的告白
在这样的爱面前
我们能做的，只有沉默

失去的你

金润姬◎作者
杨俊娟◎译者

彻骨之痛的宿命爱情，荡气回肠的生死恋歌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去的你 / (韩) 金润姬著; 杨俊娟译. — 福州: 海峡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40-890-8

I. 失… II. ①金… ②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韩国—现代 IV. I 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0552 号

著作权登记合同号: 图字: 13-2003-39 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失去的你

作者: 金润姬

译者: 杨俊娟

责任编辑: 林滨

出版发行: 海峡文艺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

邮编: 350001

印刷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9 × 1194 毫米 1/32

字数: 250 千字

印张: 15.125

版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0-890-8 / I · 606

定价: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作者的话

清晨，有声音从窗外传进来。

那是生命的声音，伴随着晨风，让我领悟了，或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。

他离开以后，在没有了他的身影的街道上，偶尔站在一个人的右边，心里顿时会感到非常不自在，因为以前，我一直习惯站在他左边的。于是，我只能又一次告诉自己，活着的人总要继续活下去，我会强迫自己笑一笑，哪怕那是充满了空虚的笑容。

在我的内心深处，一直压着一块巨石，可能是对失去了那个曾经深爱的人的思念，也可能是对那些已成昨日烟云的往事的追悔，再或者，也可能是对漫漫前途的责任，呵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几年前，那些因为写下这些文字而带来的种种矛盾，如今又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，来搅扰着我的心。那个与我共度了青春岁月的人，那个依然活在我心里的人，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沉甸甸的所在。

在他离去后的那几年时间里，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，我被深深的绝望包围，不断地问自己：“对于他来说，我到底是什么？”而现在，我却在想：“对于我来说，他到底是什么？”这个问题，也许我永远也想不明白。不过，有一件事我很清楚，我要感谢他，为了他给予我的，那个美丽的人生。

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只因为有他，而让我感到分外充实，无暇想别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们确实过得很辛苦，可是，如果换个角度的话，也许我可以这样说，我们生活得很奢侈。

在他的心里，积蓄了满满的对生命的热情，而正是这种热情，

让他可以给我一个温暖的臂膀依靠，在那些日子里，他默默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，而在他温柔的臂膀里，我却可以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他，与我，都是幸福的。可那时的我们，很愚蠢，常常感觉不到幸福的存在，其实，它一直隐藏在我们的点滴生活中。

不管是喜悦、悲伤、绝望、希望……

我想大声呼喊他的名字，用尽我全身的力气，直到听见他的回答为止。

没有了他，我不知道以后的路还能走多久，但我知道，就像过去那些因为有他，而充满乐趣的日子一样，剩下的日子必定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。

我知道，我必须忍耐，就像我们过去做过的那样。以后的岁月，他不再与我同行，可我不会让时间就这么苍白地流过去，为了他，我也会认真度过每一分钟。

这又是我一个人的春天，在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，连翘和金达莱都开得正艳。推开窗户，远处学校的运动场上，在春风和连翘花丛中，有孩子在奔跑，我忽然嗅到一股咖啡的浓香，心头不禁涌上无限的思念。

今天早晨，我又煮好了两杯咖啡。两份咖啡，两份伴侣，还有一个怀念的早晨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阳光照进来，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桌上还放着那两杯清晨的咖啡，散发着暗暗的清香。

金润姬

说起来很惭愧，其实我并不懂写作。可是，周围我认识的那些人，还有那些认识我的人，都鼓励我，“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一定要把它写出来”。也是因为他们的支持，我才终于拿起了笔。

虽然那的确是一段伤心的岁月，但当我再次回忆起那些曾经拥有的幸福时光，我空荡荡的心中，立刻被思念填满。

我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作为家里的长女，我一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长大的。除了4岁时赶上6.25动乱以外，我的童年记忆里全都是爱与快乐。

从小时候开始，我就很想学习跳舞，可爷爷却很固执，不过，经过我的软磨硬泡，总算还是同意了。小学，初中，高中，一直到上大学之前，跳舞的时间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只要音乐一响起，我就会忘记繁重的学习压力，尽情地舒展身躯，就像是一只小鸟，在快活地飞翔。于是，在考大学的时候，我也选择了一直钟爱的舞蹈专业。

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在准备大学考试的那一年，我十九岁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遇到了那个人。就是他，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他就是——严充植。

他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有一天，他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对我说：“不记得我了？严充植，你是金润姬……”那一年，我正好二十岁，在上大学一年级。

我慢慢喜欢上了他，不知多久以后，就开始梦想着成为他的女人，也逐渐不再叫他“学长”。

可是，大学毕业以后，他要继续读书，于是去了美国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突然事件的发生，把他的命运，我的命运，不，应该说是我们俩的命运，推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上。

当听到从美国传来他的死讯，对于一个刚过二十的女孩来说，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，我完全失去了方向。大学也没有了意义，与朋友相聚也再没有了与他在一起的那种快乐。

正当我在失去了他的人生道路上彷徨痛苦的时候，他又以另外一种样子出现在了 my 面前。我第一次尝到了，什么叫做喜悦的痛苦。

现在，当我终于明白，活着是什么，爱又是什么的时候，他却已经不在了。

不过，他的灵魂却经常陪伴在我身边，或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能够继续活下去。与他所给予我的爱相比，我写下的这些文字，实在是微不足道，只是对过去的缅怀，又一次舔噬伤口罢了。

不过，在今天我仍然充满希望。因为我相信，他正在一步步向我走近，他的灵魂终将复活。

而他的爱，也一直没有离开过。

金润姬

上卷

- 作者的话
· 序言
·
3 · 爱的预感
31 · 风之呢喃
·
47 · 命运指引的仪式
·
60 · 开始寂寞漫长的旅行
·
103 · 往事难追
·
115 · 重又站在他的面前
·
152 · 悲伤的恋歌
·
189 · 遥远的记忆
·
210 · 再次的离别
·
·
·



下卷

- 239 · 飘摇的梦
- 266 · 在陌生的时间里
- 301 · 在沉默中埋葬眼泪
- 323 · 黑暗的结束
- 359 · 黎明的颂歌
- 389 · 风声再起
- 409 · 不归之路
- 431 · 带着痛苦离开的你
- 453 · 冬日江边的悲歌
- 470 · 尾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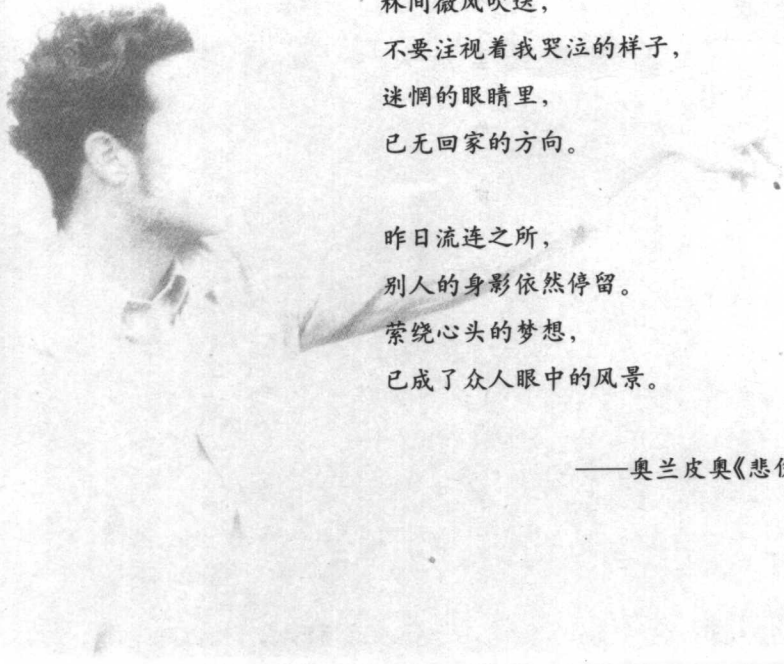
上卷

失

去

的

你



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，
如今已了无影踪。
如火堆熄灭，燃炬成灰，
片片回忆随风跟行。
难道我们已不复存在，
我们的时光已成过去？
我大声的呼喊，
声音四处回荡。
林间微风吹送，
不要注视着我哭泣的样子，
迷惘的眼睛里，
已无回家的方向。

昨日流连之所，
别人的身影依然停留。
萦绕心头的梦想，
已成了众人眼中的风景。

——奥兰皮奥《悲伤》

爱的预感

爱的预感

爱的预感

△ 高考前夕，和其他考生一样，我也度过了一段繁忙紧张的日子。而且，准备报考舞蹈系的我，还要另外准备专业考试，于是，本来就已经超重的书包里还要放进练功服和芭蕾舞鞋，而我每天的生活就限制在了学校和舞蹈研究所之间。

□ 那时候，我家住在汉城的麻蒲，家里有八口人，爷爷、爸爸、妈妈，还有四个弟妹，算得上是个大家庭了，以当时的情况来说，家里的生活也还算富裕。

妈妈对爷爷非常孝顺，是远近有名的好媳妇，爸爸经营着一家机械工厂，也是出了名的大孝子。爷爷是个严厉的老人，所以有时候，家里的空气会有点紧张，不过大多时候都是很和谐的。

第一次告诉爷爷我要学习舞蹈的时候，他老人家非常反对。他对我说：

“人小的时候，可以有很多爱好，但上大学，可不能这么儿戏。如果你一定要学舞蹈，干脆连大学都不要上了。”

对于爷爷的话，爸爸妈妈是不敢反对的。而我却不愿意就这么放弃。

从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就梦想着长大以后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，尽管爷爷不同意，那段时间，我一回到家就去缠爷爷。

大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，爷爷对我一向非常疼爱，最后，终于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，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。我非常高兴，就好像已经通过了大学考试似的，另一方面，为了实现我的芭蕾舞梦，我开始更努力地练习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风渐渐凉起来，偶尔还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，距离入学考试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。为了练出一个好作品，我开始更频繁地出入于舞蹈研究所。

在当时，韩国只有两三位男舞蹈演员，我的老师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对韩国舞蹈发展，和对国外舞蹈的引入和介绍都有相当大的贡献。他对我的指导在按部就班地进行，现在剩下的就只是我个人的努力了。

那时候，研究所里只有一个男大学生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男生笨拙的舞蹈动作，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再加上他来研究所的时间不长，所以还处于基础动作的练习阶段。于是，每次练习都会引来女生的围观和嬉笑。

那天，我和同学们正在练功，有个男生走了进来。看样子，应该也是个大学生，他站在一边看了一会儿那个男生的练习，然后忽然大声笑起来。我们都被吓了一跳，疑惑地看着他，而跳舞的男生则一边擦汗，一边向门口走去。

“嘿！怎么是你？”

“小子，没想到你这么胖的家伙，竟然也可以学跳舞，真是勇气

可嘉。”

“怎么样，我有没有一点舞蹈家的风范？”

“去你的吧，赶快去换衣服，穿成这样真让人受不了，糟蹋了一身好衣服……”

那个男生一边催着他的朋友去换练功服，一边嘲笑他。我们的练习也被他们俩的谈话打断了，练功房里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。

练习结束后走出研究所，已经日薄西山，天气开始转凉，我拉紧了外套。和同路的朋友在大韩剧场对面的车站等车，这时候，那个跳舞的男生和刚才来找他的朋友向我们这边走过来。

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，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。他开始调皮地跟我们打趣他的朋友。

“我看你们还是快把这个家伙赶出去吧，一个毛头小子哪儿是跳舞的料啊……”

“难道男的就是不能跳舞吗？我们的老师就是男的。”

“看你们的样子，是不是还在上高三啊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“很辛苦吧？又要上学，又要跳舞……我请你们吃饭怎么样？”

他的声音柔和，却很有力，口气很随便，好像我们都是他的妹妹一样。那天，大家一起吃了晚饭，很轻松地聊天，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。

不知道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差异，还是年纪的问题，我毫不犹豫地把他当成了长辈，说话的时候，也很尊敬地叫他“叔叔”，他立刻对这种称呼表示不满，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他故作生气的样子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失 去 的 你

高考当前的学生，日子总是会过得全无头绪，今天可能很忙，而明天也许就无聊得没事做，常常是一个星期就这么在忙与无聊之间溜走了。

想想那段日子，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忙入学考试，每天重复地生活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想别的事情，心里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顺利地进入大学。

不过，所有的辛苦都不及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刻的快乐。令人憧憬的大学生活，所需要的竟然就只是这么一张入场券。

寒冷的冬日里，路边的行道树，飘飘扬扬的雪花，汽车开过时带起的冷风……所有这一切，都将那段日子装饰得温馨而美丽。

几乎每个下雪的天气，我们几个朋友都会聚在一起，喝茶聊天，直到现在，脑海里还经常会浮现出那时的情景，并且总是伴随着咯咯的银铃般的笑声。

妈妈很高兴，跑前跑后地为我准备入学的东西，路上遇到邻居，会很骄傲地告诉她们自己的女儿要上大学了。我那时的样子，还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，惟一特别一点儿的，可能就是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好像还不能立刻摆脱高中生的感觉。

其实，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生活，期待之余，我还是会觉得有些忐忑不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很希望自己的样子能更加成熟，因为，好像那样会更适合大学这个地方。

现在，怀着对过去生活的种种遗憾，和对新生活的种种梦想，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门，经过了开学典礼、学前指导、选课，真正意义的大学生活开始了。

3月的天气依然很冷，有时还会落下零星的雪花，新生活也还没

有什么头绪。不过，晴朗日子里的温暖阳光，已经让我感觉到了春天的脚步，脱去穿了六年的校服，一下子还真有点不习惯。

那时候，我最好的朋友是同班的朴恩英，她是从大田来的，现在住在在麻蒲工作的姐姐家。恩英的个子很高，长得也很漂亮。

她住的地方和我家在同一个方向，所以常常结伴走，聊一些高中和大学的事。上大学以后，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钟路，那里有很多音乐酒吧，可以听到猫王和格利夫·理查德的歌，还有一家叫做“文艺复兴”的古典音乐酒吧，可以听贝多芬和莫扎特，常常让我流连忘返。

进入4月，对课程逐渐习惯了，和前辈们也慢慢熟悉起来，偶尔也会去参加一些聚会。

有一天下课以后，时间还早，我和恩英约好去新村，据说那里有一家“福地茶馆”，很受大学生欢迎。茶馆里坐满了年轻人，空气里飘荡的是格利夫·理查德的歌，他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位英国歌手。

我们是第一次来，看到有很多男生，于是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来。这时，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回头一看，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微笑着看着我。

“哈哈——你终于上大学了。”

他的声音洪亮，一边说，一边又拍了我一下。

“怎么了？不记得我了？严充植，我叫严充植，你是金润姬嘛……想起来了么？”

“哦，想起来了，你好。”

“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刚上大学，就来泡茶馆了，这可不太好哦……”

“不是，我是来新村有事，顺便和朋友进来坐坐。”

“是吗？我也是约了朋友，还好刚才没走，晚上有空吗，一起吃晚饭吧？”

“我得回家吃晚饭，再说我还有朋友……”

“有朋友怎么了，一起去就是了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。”

他就是那天来找那个跳舞男生的人，记得那时候，他还跟我说让我一定要考上大学。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到他，也没想到他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。他刚才说自己叫什么来着？严充植？

恩英好奇地看着我，于是我告诉她那个人是谁，这时，他已经向我们走过来了。我们三人来到了新村附近的一家西餐厅。

我是第一次和男人在这样的餐厅里吃饭，连正眼看他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只是他问什么，我答什么。

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一样，我还是叫他“叔叔”，那人却笑问我说自己真长得那么老吗，又说现在大家都是大学生了，拜托不要再这么叫他。

“那我叫你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都不叫也没关系呀，想说什么直接说就是了。”

吃过饭，恩英先坐车离开了，虽然我一再说没事，可那人还是坚持说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，执意要送我回家。那时候的新村还没有现在这么热闹，西江大学附近也没有路灯，晚上一个人走，确实有点害怕。

我们并肩走在路上，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，然后又详细介绍了自己。他家有四口人，爸爸妈妈，还有一个妹妹，住在明伦洞，现在上大学三年级，因为已经服完了兵役，所以岁数有点大……